

一個等待雪化的人

域外漫筆

三月十六日，手機微信朋友圈裡都在轉載一條消息：波士頓今年冬天連降暴雪。二〇一四—五年冬季的總降雪量多達一百〇八點六吋（二百七十五點八四厘米），打破了在一九九五一九年六月時創下的一百〇七點六吋的紀錄。

被打破的紀錄還不止於此。剛剛過去的二月份，波士頓連續為幾場大雪暴橫掃，哈佛大學亦為此至少兩次「關閉」——而哈佛大學引以為傲的是該校不會為任何原因而關閉。據報道，整個二月份波士頓的降雪量達到六十四點九吋（佔到該冬季降雪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成為當地有史以來降雪量最多的一個月。此外，據說這個冬天也就此成為波士頓自一八七二年以來降雪最多、最難熬的冬天。

相關消息是因為降雪太多，而且時間上又幾乎沒有多少間隔，氣溫亦一直較低，積雪不化，波士頓的市政鏟雪費用亦直線上升，遠超預算。不僅如此，波士頓現有幾個堆雪場已經飽和、不堪重負，甚至已經有市民及相關組織提議直接將從市區內鏟除的積雪傾倒進大西洋，當然這樣的提議也自然地遭到了環保組織的反對。

在上述報道、數據、紀錄以及喋喋不休的辯論等背後，是每一個波士頓人因為持續破紀錄的降雪以及大量降而不化的積雪而在的日常生活：每天在齊腰升的路邊積雪中穿行，初行還有點新奇興奮，時間一長，就感到倦怠甚至不堪其擾了——腳行在積雪當中，因為路滑不免處處小心不說，還要比行走平路乾地更容易疲勞。

上述狀況，在進入到三月份、尤其是進入到三月中旬之後發生了轉變。氣溫連續數日持續回升，二月份動不動就降雪的紀錄也被改變了，三月中旬已經有一個星期以上沒有降雪。路邊的積雪，也因為持續不斷的鏟雪、搬運以及氣溫回升的融化而消失了不少。久違了的路面又出現在了路人的面前……儘管春天還沒有一點跡象，但冬天似乎在一點點遠去。

但這只是在市區裡面，在市郊尤其是那些溝溝坎坎人跡罕至的地方，光禿禿的樹林、枯萎的草叢下面及周圍以及陰濕的地表，無疑將成為積雪不化最好的庇護。真實情況到底如何呢？這個因為大量降雪和積雪而顯得格外漫長的波士頓的冬天，就此亦將遠去嗎？

就在昨天，我和夫人決定趁着連續幾天陽光燦爛，到外面去走走看看，也算是敞亮一下蜗居已久的心情。我們沿着Somerville的燈塔路（Beacon St）一路往西，經過波特廣場（Porter Sq）、戴維斯廣場（Davis Sq），一直走到了波士頓地鐵紅線終點站Alewife。眼前就是乘坐紅線地鐵的人熟悉卻未必實地見過的愛麗外夫小溪流（Alewife Brook）。我們經過Broadway St在溪流上面的石橋，來到溪流另一邊專門修建的「綠道」。綠道最初一段為後木板鋪就，兩邊有半人高的護欄。沒想到的是，綠道上的積雪依然有近一呎後。我們站在綠道起點處，還有點猶豫是否繼續往前走。也就在這時候，我們注意到了在距離我們幾十米遠的綠道中間，靠着護欄站着一個人。

這一發現鼓舞了我們前行的決心。於是我們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積雪因為時間久、氣溫低的原因，踩上去並不塌陷，幾乎跟踩在硬實的地面上差不多。走近那個靠在護欄邊的人時，我們主動打了招呼，並問他是否亦出來踏雪。那人回答只是在這裡等待雪化，還說他家距此不遠，這些天他常來此，聽聽看看雪化。說者頭戴一頂極為普通的便帽，手邊護欄上還掛着一根手杖，顯然是防滑用的。聽到說是在此等待雪化，我心裡怦然一顫。

在溪流邊連綿不斷的櫻木樹和儘管已經枯萎但主幹依然不折的叫不出名字的叢蒿前面，幾乎聽得到溪流水聲，這裡除了我們三個人，再沒有其他人，百米外的公路上是川流不息的趕路的汽車，而在溪流、樹林和叢蒿之間，是三個踏雪或等待雪化的人。這種閒散的心情，在溪流裡的水聲和不遠處的汽車聲中，讓人不免有一番感慨。

紛紛揚揚的落雪，曾經滿足過期待已久的情緒，而等待雪化的心情，似乎並不為人所知曉。更關鍵的是，這裡所謂的等待雪化，並不是期待着積雪早些消融以利生活，而是聽着看着積攢了一個冬天的天外來客，又一點點地消散在逐漸回升的天氣裡，一點點的遠去，遠去到它們的來處，只有明年的某日，可以再看到聽到它們欣然而至的聲與影。

這種等待雪化的心情，其實是靜靜地護送那些天外來客的心情——那種溫暖又平靜的送客的心情。

說懷舊

嚴 陽

上了一定年歲的人都喜歡懷舊——喜

歡回憶。

很多年前，當我還是小伙子的時候，我母親常常對我以及我的兄弟姐妹們講述她年輕時候的故事：她工作十分忘我，即便是母親生病、孩子需要人照顧等等，也從沒影響過她的工作；她原本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為了做好工作，她在幹中學、學中幹，提升了自己的實際水平，以致周圍沒人敢相信她即便是小學其實也只讀了三四年；因為工作出色，她幾乎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同事和領導一致給予她高度讚譽……說實在的，當她說的這些因為無數次重複已經讓人耳熟能詳的時候，作為聽的人自然難免「審美疲勞」。

眼下，我也已經是年過半百的人了。我驚訝地發現，我自己於有意無意中，竟然開始重複從我母親從前所做的這些：當人們談起「育兒經」的時候，我會不自覺地介紹自己從前如何十數年如一日，風雨無阻迎接孩子，並同時擔任孩子的高級家教；當人們談起今天由於高校一再擴招，上大學已經成為非常輕鬆平常之事的時候，我會感嘆地告訴人們，作為恢復高考之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我們那時可真的是「百裡挑一」；當人們談及中國足球乃至中國體育的時候，我會「端出」自己的高見，並告訴人們在十幾二十多年前，我寫的體育評論頻繁見諸大江南北各大媒體，包括專業性的體育報刊……在我說這些的時候，我一點也沒有因為無數次的重複而「審美疲勞」的感覺。

為什麼會這樣？說來很簡單，因為人一旦上了一定年歲，對社會的貢獻和影響必將逐漸降低，而要讓周圍的人感覺到自己的存在，認可自己的價值，不是唯一但肯定是很重要的方式之一，那就是回首往事，也就是讓大家認識和了解他們在自己人生最為能幹、也是最為輝煌的歲月留下的種種「足跡」。

我們每個人都有從他人那裡獲得的認可與尊重的心理需要，都有引起他人關注、努力避免被「邊緣化」的願望。但對老年人來說，今天的他們隨着體力的下降、智力的衰退，事實上能夠為家庭為社會做的事情越來越少。對於那些走路都步履蹣跚、搖搖晃晃，三天兩頭要找醫生，天天必須服藥控制血壓、血糖之類的數值的人來說，他們甚至可能已經成為不少人眼中的廢物與負擔。這對於很多老年人來說，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怎麼辦？回憶昔日往事，再提倡年青一代，無疑屬於他們可以選擇的、讓自我得到些許安慰的方法。

如果說年輕人擁有的是未來、是潛力，還有巨大的空間等待他們去發展，還有大把的時間等待他們去利用的話，那麼，老年人擁有的是過去——過去的經歷、過去的記憶、過去的輝煌，等等。假如能夠理解這些，那麼，對於我們今天的年輕人或者正值盛年的人民來說，就應該在老年人聊叨往事的時候，多些耐心和理解，少些厭煩與皺眉。因為這在他們來說，犧牲的僅僅是些許時間，而從中收穫的則是寶貴的人生經驗；還因為有一天我們也會老去，成為今天的他們。

文化

什錦

李丹崖

沒脾氣的文人

上了一定年歲的人都喜歡懷舊——喜

歡回憶。

很多年前，當我還是小伙子的時候，我母親常常對我以及我的兄弟姐妹們講述她年輕時候的故事：她工作十分忘我，即便是母親生病、孩子需要人照顧等等，也從沒影響過她的工作；她原本只有小學文化程度，為了做好工作，她在幹中學、學中幹，提升了自己的實際水平，以致周圍沒人敢相信她即便是小學其實也只讀了三四年；因為工作出色，她幾乎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同事和領導一致給予她高度讚譽……說實在的，當她說的這些因為無數次重複已經讓人耳熟能詳的時候，作為聽的人自然難免「審美疲勞」。

眼下，我也已經是年過半百的人了。我驚訝地發現，我自己於有意無意中，竟然開始重複從我母親從前所做的這些：當人們談起「育兒經」的時候，我會不自覺地介紹自己從前如何十數年如一日，風雨無阻迎接孩子，並同時擔任孩子的高級家教；當人們談起今天由於高校一再擴招，上大學已經成為非常輕鬆平常之事的時候，我會感嘆地告訴人們，作為恢復高考之後的第一屆大學生，我們那時可真的是「百裡挑一」；當人們談及中國足球乃至中國體育的時候，我會「端出」自己的高見，並告訴人們在十幾二十多年前，我寫的體育評論頻繁見諸大江南北各大媒體，包括專業性的體育報刊……在我說這些的時候，我一點也沒有因為無數次的重複而「審美疲勞」的感覺。

為什麼會這樣？說來很簡單，因為人一旦上了一定年歲，對社會的貢獻和影響必將逐漸降低，而要讓周圍的人感覺到自己的存在，認可自己的價值，不是唯一但肯定是很重要的方式之一，那就是回首往事，也就是讓大家認識和了解他們在自己人生最為能幹、也是最為輝煌的歲月留下的種種「足跡」。

我們每個人都有從他人那裡獲得的認可與尊重的心理需要，都有引起他人關注、努力避免被「邊緣化」的願望。但對老年人來說，今天的他們隨着體力的下降、智力的衰退，事實上能夠為家庭為社會做的事情越來越少。對於那些走路都步履蹣跚、搖搖晃晃，三天兩頭要找醫生，天天必須服藥控制血壓、血糖之類的數值的人來說，他們甚至可能已經成為不少人眼中的廢物與負擔。這對於很多老年人來說，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怎麼辦？回憶昔日往事，再提倡年青一代，無疑屬於他們可以選擇的、讓自我得到些許安慰的方法。

如果說年輕人擁有的是未來、是潛力，還有巨大的空間等待他們去發展，還有大把的時間等待他們去利用的話，那麼，老年人擁有的是過去——過去的經歷、過去的記憶、過去的輝煌，等等。假如能夠理解這些，那麼，對於我們今天的年輕人或者正值盛年的人民來說，就應該在老年人聊叨往事的時候，多些耐心和理解，少些厭煩與皺眉。因為這在他們來說，犧牲的僅僅是些許時間，而從中收穫的則是寶貴的人生經驗；還因為有一天我們也會老去，成為今天的他們。

三月十六日，手機微信朋友圈裡都在轉載一條消息：波士頓今年冬天連降暴雪。二〇一四—五年冬季的總降雪量多達一百〇八點六吋（二百七十五點八四厘米），打破了在一九九五一九年六月時創下的一百〇七點六吋的紀錄。

被打破的紀錄還不止於此。剛剛過去的二月份

，波士頓連續為幾場大雪暴橫掃，哈佛大學亦為此

至少兩次「關閉」——而哈佛大學引以為傲的是該校不會為任何原因而關閉。

據報道，整個二月份波士頓的降雪量達到六十四點九吋（佔到該冬季降雪量的三分之二以上），成為當地有史以來降雪量最多的一個月。此外，據說這個冬天也就此成為波士頓自一八七二年以來降雪最多、最難熬的冬天。

相關消息是因為降雪太多，而且時間上又

幾乎沒有多少間隔，氣溫亦一直較低，積雪不化，

波士頓的市政鏟雪費用亦直線上升，遠超預算。不

僅如此，波士頓現有幾個堆雪場已經飽和、不堪重負，甚至已經有市民及相關組織提議直接將從市區內鏟除的積雪傾倒進大西洋，當然這樣的提議也自

然地遭到了環保組織的反對。

在上述報道、數據、紀錄以及喋喋不休的辯論

等背後，是每一個波士頓人因為持續破紀錄的降雪

以及大量降而不化的積雪而在的日常生活：每天在

齊腰升的路邊積雪中穿行，初行還有點新奇興奮，

時間一長，就感到倦怠甚至不堪其擾了——腳行在

積雪當中，因為路滑不免處處小心不說，還要比行

走平路乾地更容易疲勞。

上述狀況，在進入到三月份、尤其是進入到三

月中旬之後發生了轉變。氣溫連續數日持續回升，

二月份動不動就降雪的紀錄也被改變了，三月中旬

已經有一個星期以上沒有降雪。路邊的積雪，也因為

持續不斷的鏟雪、搬運以及氣溫回升的融化而消失不

少。久違了的路面又出現在了路人的面前……儘管春

天還沒有一點跡象，但冬天似乎在一點點遠去。

但這只是在市區裡面，在市郊尤其是那些溝溝坎坎人跡罕至的地方，光禿禿的樹林、枯萎的草叢下面及周圍以及陰濕的地表，無

疑將成為積雪不化最好的庇護。真實情況到底如何呢？這個因為大

量降雪和積雪而顯得格外漫長的波士頓的冬天，就此亦將遠去嗎？

就在昨天，我和夫人決定趁着連續幾天陽光燦爛，到外面去走

走看看，也算是敞亮一下蜗居已久的心情。我們沿着Somerville的燈塔路（Beacon St）一路往西，經過波特廣場（Porter Sq）、戴維斯廣場（Davis Sq），一直走到了波士頓地鐵紅線終點站Alewife。眼前就是乘坐紅線地鐵的人熟悉卻未必實地見過的愛麗外夫小溪流（Alewife Brook）。我們經過Broadway St在溪流上面的石橋，來到溪流另一邊專門修建的「綠道」。綠道最初一段為後木板鋪就，兩邊有半人高的護欄。沒想到的是，綠道上的積雪依然有近一呎後。我們站在綠道起點處，還有點猶豫是否繼續往前走。也就在這時候，我們注意到了在距離我們幾十米遠的綠道中間，靠着護欄站着一個人。

這一發現鼓舞了我們前行的決心。於是我們一步一步小心翼翼地往前走。積雪因為時間久、氣溫低的原因，踩上去並不塌陷，幾乎跟踩在硬實的地面上差不多。走近那個靠在護欄邊的人時，我們主動打了招呼，並問他是否亦出來踏雪。那人回答只是在這裡等待雪化，還說他家距此不遠，這些天他常來此，聽聽看看雪化。說者頭戴一頂極為普通的便帽，手邊護欄上還掛着一根手杖，顯然是防滑用的。聽到說是在此等待雪化，我心裡怦然一顫。

在溪流邊連綿不斷的櫻木樹和儘管已經枯萎但主幹依然不折的叫不出名字的叢蒿前面，幾乎聽得到溪流水聲，這裡除了我們三個人，再沒有其他人，百米外的公路上是川流不息的趕路的汽車，而在溪流、樹林和叢蒿之間，是三個踏雪或等待雪化的人。這種閒散的心情，在溪流裡的水聲和不遠處的汽車聲中，讓人不免有一番感慨。

紛紛揚揚的落雪，曾經滿足過期待已久的情緒，而等待雪化的心情，似乎並不為人所知曉。更關鍵的是，這裡所謂的等待雪化，並不是期待着積雪早些消融以利生活，而是聽着看着積攢了一個冬天的天外來客，又一點點地消散在逐漸回升的天氣裡，一點點的遠去，遠去到它們的來處，只有明年的某日，可以再看到聽到它們欣然而至的聲與影。

這種等待雪化的心情，其實是靜靜地護送那些天外來客的心情——那種溫暖又平靜的送客的心情。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